

论中国古代的露布文体及其文学价值

谷曙光

(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,北京 100872)

摘要: 鉴于已有研究未能厘清露布文体的流变,且有讹讹;本文对露布文体进行了较系统精确的考述研究,以考镜源流,订正讹误,并重点探究了露布的文学、美学价值。露布一词出现在汉代,但尚不是指文体。魏晋时,露布与檄文一度混用。南北朝时,露布独立成体,此后专指奏捷捷报。隋唐以来,“宣露布”成为古代军礼之一种。从唐到宋,为露布一大转折,其应用特性逐渐减弱,现存宋人露布全为词科应试之文或练笔。宋以后露布以拟作为主。露布的应用和流变,与国家军事方略、古代礼制、科举考试等关系密切。露布以骈文撰写,文学价值较高,具有整饬对称的建筑美、典雅藻饰的瑰丽美、铿锵蕴藉的音乐美;其中的战争描述,比史书中的战争更绘影绘形、奋发雄壮,有鲜活的历史现场感。露布的美学风格,以刚健、气盛、词壮为上。露布堪称古代战争文学中的奇葩。

关键词: 露布;文体;捷报;应用;文学

中图分类号: I 207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0-5919(2014)04-0107-11

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类型,露布专用于战争后的奏凯报捷,其应用的体制和功能都是特定的。露布的研究价值多元,概而言之,在文学、文体学、新闻学、历史学、军事学、古代礼制等多方面都有研讨的价值和意义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学术界已有多篇论文研讨露布^①,笔者浏览后,认为这些论文的切入点、视角各不相同,已有的研究可谓各有发明;但遗憾的是,纵观研究成果,仍未能厘清露布文体的流变,至于露布研究的重要方面之一——文学、美学价值的研究,亦付阙如。研究中,更有陈陈相因、错引材料、以讹传讹的疏漏之处。有鉴于此,需要对露布文体进行系统精确地探究,以考镜源流,订正讹讹,并补上露布文学性研究的一环。

露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

任何文体,都有其独特的发展演进历程,从萌芽到初创,从成立到成熟,再到变革,乃至消歇或“参体重生”,过程异常复杂,原非一蹴而就。平心而论,文体绝非“生而有之”,故不会先于作品而存在,总是先有作品,之后再逐渐形成规范、程式,为众人所认同,于是文体宣告成立;文体形成后再反作用于作品,凡是写作此种文体,皆应遵循其规范、程式,通常不得逾矩。这是一般文体发展演变的规律,露布亦是如此。

唐代封演云:“露布,捷书之别名也。诸军破贼,则以帛书建诸竿上,兵部谓之露布。盖自汉以来有其名。”^②南宋赵升云:“露布,诛讨奏胜之书也。”^③清人孙梅云:“露布者,师出有功,捷书送喜者也。”^④

收稿日期: 2013-10-22

作者简介: 谷曙光,男,安徽省蚌埠人,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。

基金项目: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(编号:12XNQ078)。

① 如易扬:《论檄与露布》(《长沙大学学报》1996年第4期)、徐明:《露布考释》(《河北大学学报》1997年第2期)、黄春平等:《论汉代露布》(《深圳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3期)、陈光锐:《论露布文体的演变和定型》(《安徽理工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1期)等,还有多篇关于露布的知识介绍性文章。

② 封演: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四,北京: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30页。

③ 赵升:《朝野类要》卷四,北京: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93页。

④ 孙梅:《四六丛话》卷二十四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454页。

可知,从唐到清,露布都指军事上的奏胜捷报。然而,这是露布文体成熟定型后的含义,考其初始,本非此意。古代文献中,较早出现露布字样的,是东汉时期。蔡邕《独断》云:“凡制书,有印使符,下远近皆玺封,尚书令印重封。唯赦令、赎令,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,司徒印封,露布下州郡。”^①这里的“露布”谓信息的公开,意指将赦赎令之类的官方文书昭告天下、传布于人。故唐封演进一步解释云:“所以名露布者,谓不封检,露而宣布,欲四方速知。”^②有意不加封检,让更多的人知晓,是露布的本意。此外,汉魏时期的文献中有所谓“露章”“露布天下”或“露布上书”等,皆是强调公诸于众,不再作繁琐引证。清人赵翼对露布早期的含义、用途认识清晰:“露布之名,汉已有之,但非专用于军旅耳。”^③显然,露布在汉代,只能算是公文的传播形式,指公文露而不封,咸使闻知。只要需要,诸多公文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,不拘上行文、下行文。所以,汉代虽已有“露布”之名,但仅具“公诸于众”的形式,并没有专用于军旅之事,显然还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。

作为文体的露布发生变化,并得以“独立成体”,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。魏晋时,露布的一个突出特点,是形制不固定,与檄混用。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军书类,言魏武帝有《露布》九卷,又有《杂露布》十二卷,惜不传,未晓内容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“檄移”篇云:“檄者,皦也。宣露于外,皦然明白也。张仪檄楚,书以尺二,明白之文,或称露布。露布者,盖露板不封,布诸视听也。”^④径直把“露布”等同为“檄”。“檄”也是一种独立的文体,其特征在“告伐”,也就是说,檄是征讨前对敌人的伐挾。刘勰将“露布”与“檄”等同起来,说明两者有共同点,就在于“露板不封,布诸视听”。在公开传播这一点上,两者确实一致,以致一度混

用。魏明帝有《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》,此处“露布”用法与汉代同,取公诸天下意,但内容实为声讨檄文。

此前研究露布的文献史料和学术论文,一般会引用下面两则材料作为例证。《三国志·王肃传》裴注引魏略:“马超反。超劫洪(贾洪),将诣华阴,使作露布。洪不获已,为作之。司徒钟繇在东,识其文,曰:‘此贾洪作也。’及超破走,太祖召洪署军谋掾,犹以前为超作露布文,故不即叙。”^⑤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载:“桓宣武北征,袁虎时从,被责免官。会须露布文。唤袁倚马前令作。手不辍笔,俄得七纸,殊可观。”^⑥其实,这两则材料恰恰都不是作为捷书文体的露布。请注意,马超谋反,乃召贾洪作露布;桓温北伐,于是唤袁虎作露布。贾洪和袁虎所作,显然是战前的征讨檄文,而非战后的报捷露布。因为马超和桓温后来都失败了,失败了还作什么报捷露布?引用者不加按察,遂有南辕北辙之误,细玩文意自明。这充分说明魏晋时期,露布仍未独立成体。有趣的是,曹操对于贾洪为马超作檄文一事,耿耿于怀。也许是贾洪在征讨露布里,把曹操骂得太苦,让堂堂丞相太没有面子吧。

但是六朝时的情形较复杂,又不可一概而论。《三国志·钟会传》裴松之注云:“(虞松)弱冠有才,从司马宣王征辽东,宣王命作檄,及破贼,作露布。”^⑦征讨前,作檄文;打了胜仗,再作露布,分工明确,这已是后来独立文体意义上的檄文和露布。

南北朝是文体学蓬勃发展的时期,多种文体定型于此,而文人辨体的意识和理论,日益精确细密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,露布和檄,在辨体后分道扬镳,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。秦惠田《五礼通考》云:“誓辞之体,本同于檄,又或混于露布。核而论之,檄者,致师之际,声罪而致讨;露布者,战胜之

① 蔡邕:《独断》卷上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850册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,第78页。

② 封演: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四,北京:中华书局2005年版,第30页。

③ 赵翼: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一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,第392页。

④ 刘勰撰、杨明照校注: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0年版,第281页。

⑤ 陈寿撰、裴松之注:《三国志》卷十三,北京:中华书局1982年版,第421页。

⑥ 刘义庆撰、徐震堃校笺:《世说新语校笺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1年版,第147页。

⑦ 陈寿撰、裴松之注:《三国志》卷二十八,第785页。

后,驰词以扬功。”^①汉末开始,露布用于军事,六朝而来,专以告捷。不妨说,专用战后告捷,标志着露布文体的正式成立,且与檄明确区分开来。

对于露布和檄而言,在六朝得以大发展,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原因,那就是南北朝时战乱频仍,露布和檄恰恰是服务于战争的文体,无论是战前的“告伐”,还是战后的“奏捷”,彼时都是使用频繁的。于是在时代背景、军事形势、文体理论和实践等的多重原因综合作用下,露布和檄终于各自成为独立的文体。

露布作为一种捷报应用文体,具体确立于何时?唐代杜佑《通典》云:“后魏每攻战克捷,欲天下闻知,乃书帛,建于漆竿上,名为露布,自此始也。其后相因施行。”^②笔者认为,把露布文体的确立,定在后魏(即北魏),是较为合适的。^③这段话还揭示了露布具体应用的形式、过程。露布写出之后,要书诸帛上,再用竹竿高高挑起,一路之上大张旗鼓地宣扬,以充分体现报喜报捷的初衷。《魏书·彭城王传》载:“高祖令勰为露布,勰辞曰:臣闻露布者,布于四海,露之耳目,必须宣扬威略,以示天下。臣小才,岂足大用。”^④北魏孝文帝之弟、彭城王元勰,少负文才,其兄令其撰写露布,他却推辞,并精要概括了露布的特征,表示难以措手。这说明对于露布文体的基本特质和应用功能,元勰已有清晰的体认。一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,二是要专用于军旅之事。且作者非大才不办。这也算是露布定型于北魏的文献证据之一。

北朝尤其重视露布,在史书中颇多关于露布的记载。北魏名将杨大眼虽武人,不通文墨,但令人作露布,“皆口授之,而竟不多识字也”^⑤,让人称奇。才思敏捷者撰写露布,可以援笔立就。《周书·

吕思礼传》载:“沙苑之捷,命为露布,食顷便成。太祖叹其工而且速。”^⑥吕思礼一顿饭的工夫,就可以写成一篇精彩的露布,足见文才,难怪得到皇帝的赞赏。《魏书·邢峦传》载:“(邢峦)从征汉北,峦在新野,后至。……高祖曰:‘至此以来,虽未擒灭,城隍已崩,想在不远。所以缓攻者,正待中书为露布耳。’”^⑦眼看就要奏凯,但为了等大手笔邢峦撰写露布,竟然可以在战场上放慢节奏,推迟取胜的时间。自古以来,文武双全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想,而《魏书》里就有这样一个物:“高祖每叹曰:上马能击贼,下马作露布,唯傅修期耳。”^⑧孝文帝的赞许,令人对傅永的风采很是神往,可惜他的露布没有流传下来。有时,擅长撰写露布,甚至有意想不到的妙用。《北史·卢思道传》载:“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卢昌期等举兵作乱,(卢)思道预焉。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。思道罪当斩,已在死中,神举素闻其名,引出,令作露布。援笔立成,文不加点。神举嘉而有之。”^⑨反叛者卢思道因为有文才,平叛后非但未被处决,反而得到礼遇,受命撰写露布,真是出人意料。露布之于思道,居然有救命之奇用。不过,让反叛之人撰写自己失败的露布,既有羞辱之意,也是莫大的讽刺。

北朝时,露布的使用已经极其频繁,甚至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。每打胜仗,必作露布,非如此不足以言捷,而不论有无实际的需要。《魏书·韩显宗传》载:“高祖诏曰:‘卿破贼斩帅,殊益军势。朕方攻坚城,何不为作露布也?’显宗曰:‘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,驴马数匹,皆为露布。臣在东观,私每哂之。近虽仰凭威灵,得摧丑虏,兵寡力弱,擒斩不多。脱复高曳长缣,虚张功捷,尤而效之,其罪弥甚。臣所以敛毫卷帛,解上而

① 秦惠田:《五礼通考》卷二百三十八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141册,第501页。

② 杜佑:《通典》卷七十六,载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604册,第32页。

③ 明人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曰:“露布之作,始于魏晋,而杜佑以为自元魏始,误矣。”笔者认为魏晋时露布,尚未与檄文区分开来,故不取徐说。

④ 魏收:《魏书》卷二十一,第573页。

⑤ 魏收:《魏书》卷七十三,北京: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1636页。

⑥ 令狐德棻等:《周书》卷三十八,北京:中华书局1971年版,第683页。

⑦ 魏收:《魏书》卷六十五,第1438页。

⑧ 魏收:《魏书》卷七十,第1552页。

⑨ 李延寿:《北史》卷三十,北京: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1076页。

已。’”^①如果真是破贼斩帅,攻克坚城,自是有做露布的必要;而“获贼二三,驴马数匹,皆为露布”,确乎是小题大做了,有借露布故意夸耀、邀功请赏之意,也让露布文体变得庸俗化、细碎化。

到了隋,露布不但成熟,而且进一步被礼仪化了,成为宣扬国威、激发士气的重要仪式,这也让露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强。《隋书·礼仪志》载:“开皇中,乃诏太常卿牛弘、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。及九年平陈,元帅晋王,以驿上露布。兵部奏,请依新礼宣行。”^②隋文帝时,专门命人制定了“宣露布礼”。隋代肇其始,唐朝遂承其制而不易。按,宣露布礼,是唐代军礼的一种。《五礼通考》曰:“军礼之分,曰亲征,曰遣将,曰宣露布,曰讲武,曰狩田,曰大射。而其节,则有旗鼓刀稍弓矢跪起偃伏之节焉。”^③关于“宣露布礼”的步骤细节,《新唐书》里有详细描述。^④仪式是相当庄严隆重的,文武百官毕集朝堂,穿着庄重的礼服,由兵部侍郎奏请宣布,中书令义正辞严地高声诵读,百官扬尘舞蹈,一拜再拜。

要之,露布字面的意思,指露而不封,布诸视听。作为文体的露布,产生于汉末,开始与檄混用,既可“告伐”,又可“告捷”,未能截然分来。之后,文体演进,体制渐趋明确,约在南北朝时独立成体,专门用于“告捷”,成为一种奏胜捷报。隋唐时,进一步礼仪化,成为宣扬国威的军礼之一。

从唐到宋:露布流变的重大转折

从文献角度考察,南北朝时露布虽已独立成体,应用日广,但遗憾的是,没有一篇典型意义的

应用露布保存下来。^⑤现存具有典型文体价值的露布,最早是唐代,骆宾王、张说、樊衡、于公异、杨谭等都有露布流传。综观现存唐代露布,一般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,或平服叛军,或征讨蛮夷,或扭转大局、收复失地,才写作露布,如张说《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》、樊衡《河西破番贼露布》、于公异《李晟收复西京露布》、杨谭《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贼露布》等。还有些名作,如李凝古制露布进黄巢首级,“冠绝一时,天下仰风”^⑥,可惜未保存下来。王维文集里有一篇《兵部起请露布文》,对于高仙芝征讨西域诸国获胜,专门奏请,拟写作露布。又,宋人编《事文类聚》列“小捷不作露布”条,可知露布是大文章,关乎军机大事,轻易不作,且有报批程序,足见非常慎重。

晚唐五代,战乱频仍,礼制崩坏,而露布的应用却更加频繁。这是因为在武风甚烈的五代,君主们要借露布来炫耀武功。清人芮长恤《纲目分注拾遗》“露布”条载:“晋王擒刘守光,命掌书记王緘草露布。緘不知故事,书之于布,遣人曳之,令仁恭、守光皆荷校于露布之下。胡身之曰:‘魏晋以来,每战胜,则书捷状,建之漆竿,谓之露布。盖暴其事以布告天下,非书之于布也。’”(下为按语)此细事,分注不录。然由此观之,可见唐之将亡,非独忠臣义士遁迹无闻,即辞华赡给之流,亦寥寥无可指数。天地闭塞,至此极矣。”^⑦这则材料透露的信息很有意味。五代时晋王李存勖征讨刘守光,大获全胜,为庆祝计,特命掌书记王緘撰写露布,而作为刀笔记室的王緘,竟

① 魏收:《魏书》卷六十,第1344页。

② 魏徵等:《隋书》卷八,北京:中华书局1973年版,第170页。

③ 秦蕙田:《五礼通考》卷首第三,载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135册,第112页。

④ 参看欧阳修等《新唐书》卷十六礼乐六:“贼平而宣露布。其日,守官量设群官次。露布至,兵部侍郎奉以奏闻,承制集文武群官、客使于东朝堂,各服其服,奉礼设版位于其前,近南,文东武西,重行北向。又设客使之位。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,南面吏部、兵部赞群官、客使,谒者引就位。中书令受露布,置于案。令史二人绛公服,对举之以从。中书令出,就南面位,持案者立于西南,东面。中书令取露布,称有制。群官、客使皆再拜。遂宣之,又再拜,舞蹈,又再拜。兵部尚书进受露布,退复位。兵部侍郎前受之。中书令入。群官、客使各还次。”(北京:中华书局1975年版)

⑤ 南朝梁代释僧祐编的《弘明集》里,有一篇释宝林的《破魔露布文》,乃借露布宣扬佛法,属“游戏变体”,后文再论。

⑥ 王定保撰、姜汉椿校注:《唐摭言校注》,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,第214页。

⑦ 芮长恤:《纲目分注拾遗》卷四,载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323册,第644页。

然把露布真的写在“布”上,再令人两边拽扯,并让降将守光等背负露布,似乎是负荆请罪的意思。王缄不熟悉露布的应用规矩,闹了笑话。^①这是个信号,看来晚唐五代通晓露布应用体制者已少,以致连专门从事记室秘书工作的文士,也不清楚其仪式之来龙去脉了。还有一个例证,宋初平定岭南刘鋹之乱后,朝廷欲行盛大献俘之礼,却无人知晓礼制,于是太祖派人问已致仕的张昭,昭为耆宿,博通学艺,“方卧病,口占以授使者”^②。文士们再参酌古今,才制定出献俘之礼,而宣露布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。可见五代宋初,礼崩乐坏,人文凋敝,统治者虽欲应用露布,却苦于无精通之人。

由唐入宋,露布又发生了重大变化,不仅表现在礼仪制度上,更突出表现在应用方面。从礼制上考察,从唐到宋,作为军礼的宣露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。唐代《大唐开元礼》卷八十四有“平荡贼寇宣露布”,而宋时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一百五十九则是“御楼献俘宣露布”,唐代的宣露布礼仪较为独立,而宋时将宣露布与献俘受俘之礼结合起来,独立性似有所削弱。

至于宋代露布的应用,更发生了重大变化,宋代露布非但少有使用,还逐渐失去其应用功能。其实,露布的应用有不同的层次,或者举行盛大的仪式宣露布,或者仅仅是单纯的“上露布”而已。宣露布可谓是露布的最高应用形式,虽有钦定官书,繁文缛节,但由于种种原因,在历史上并不一定实行。查宋史,仅有的两次宣露布,一为上文提到的擒刘鋹,还有一次是宋末史嵩之破蔡灭金。宋初行事,是承袭五代;而宋末以露布告金亡,是宋人报仇雪耻。而两宋之间漫长的三百余年,史书竟再无宣露布的记载。这说明什么问题?

其实,作为军礼的宣露布,应用与否,原与治国方略、军事形势和礼仪制度等密不可分。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,追求以儒术治国,而尚武和用兵则退居次要地位。作为军礼之一的宣露布,虽在朝廷钦定的《政和五礼新仪》等书里规定的

头头是道、条分缕析,但现实中却被废弛不用,成为纸上空文。此外,宋代的“文治”称隆,而“武功”却乏善可陈。叶适云:“天下之弱势,历数古人之为国,无甚于本朝者。”^③宋朝先后受辽、西夏、金、蒙元侵扰,屡败于外族之手,丧尽颜面,而报捷的露布在宋代也逐渐失去用武之地。

再有,宋代废弃宣露布,还与宋人的个性和行事风格有关。《宋史·南唐李氏世家》载,曹彬扫灭南唐,上露布,宋太祖却“诏有司,勿宣露布”。^④宋灭南唐之后,虽然写了露布,但赵匡胤认为李煜不同于负隅顽抗的刘鋹,尝奉正朔。为了给亡国之君李煜及其降臣留面子,没搞声势浩大的宣传和仪式。这也体现出赵匡胤的谋略。已经取得实际的胜利,何必再搞盛大的仪式羞辱投降者,让失败者太难堪?这个事件,虽是孤立的,但表明了宋朝皇帝对露布的一种态度,也可以看作宋人后来逐渐废弃露布的一个原因。一般认为,唐人倾心事功,张扬奋发;而宋人注重思辨,内敛含蓄。唐人高调宣扬露布,符合其外向型的性格、心态;而宋人渐弃露布,则暗合其低调、不事铺张的行事作风。从赵匡胤不宣露布来看,宋朝的皇帝是内敛含蓄的做派,不喜欢虚张声势的花架子。

矛盾的是,露布在宋代虽然逐渐被弃置不用,但保存下来的宋代露布数量却数倍于唐代。从北宋到南宋,刘跂、慕容彦逢、翟汝文、周必大、吕祖谦、洪适、唐士耻、王应麟等的文集里皆有露布,唐士耻撰六篇,“三洪”之一的洪适更有八篇之多。除文集外,宋人笔记里还记载了露布的零星片断,如李正民、薛嘉言、秦桧、王璧、石延庆等皆有。既然宋代露布的实际应用绝少,何以宋人创作露布的热情不减反增?请注意宋人文集里露布的标识说明,如慕容彦逢标题就是《拟试宏词露布》,周必大注明系“词科旧稿”,吕祖谦标“宏词进卷”,洪适径称“词科习稿”,王应麟注为“词科试拟进卷”。考上述作者,皆有应试“词科”的经历,原因

① 这也算是一桩小公案,宋人洪迈、清人赵翼对此有不同看法,认为不足为奇,参看《容斋随笔》《陔余丛考》。其实,对于此事的反应,无论是为议者所讥,还是认为本无足怪,争论的背后都说明当时露布的应用日少,一般人对其仪式皆模糊。

② 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六三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9091页。

③ 叶适:《水心先生别集》卷十四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,66册,北京:线装书局2004年版,第26页。

④ 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四百七十八,第13860页。

已不言自明。宋代科举的“词科”,要考露布,于是文人们纷纷拟作,有的将应试之作收入文集,有的甚至连日常的习作也收入。

对于宋代词科的沿革情况,宋人陈振孙的叙说要言不烦:“初,绍圣设科,但曰宏辞,不试制、诰,止于表、檄、露布、诫谕、箴、铭、颂、记、序九种,亦不用古题。及大观,改曰词学兼茂,去诫谕及檄,而益以制、诰,亦为九种四题,而二题以历代故事。及绍兴,始名博学宏辞,复益以诰、赞、檄,为十一种,三日试六题,各一今一古,遂为定制。”^①宋代词科虽然改了好几次,但露布始终在考试范围之内。檄文甚至都一度不考,而露布却属于必考内容。可见当政者是颇为看重露布奋发雄壮、润色鸿业的功能的。考试的要求,从不用古题,到历代故事,再到一今一古,几经变迁。露布不用古题,宋人只好写当朝的胜仗,如刘跂的《拟岭南道行营擒刘鋹露布》、翟汝文的《拟擒获杭州军贼露布》等;如是历代故事,则宋人又要依据史实,对于前代(特别是唐代)的赫赫武功,驰骋一番想象,如周必大的《唐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破高昌露布》《唐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破突厥露布》,零星也有唐以前的,如吕祖谦的《晋征虜将军征讨大都督破苻坚露布》等。

宋代词科为什么要考露布?这涉及皇帝、文书机构对于馆阁词臣的要求。宋代的馆阁词臣皆一时俊彦,各种文体都要博览,所谓“明于仁义礼乐,通于古今治乱,其文章论议,与之谋虑天下之事,可以决疑定策,论道经邦”^②，“优游议论,渐知朝廷之治体;群居讲习,以议国家之故事”^③。可知宋代词臣,既要有渊博的知识储备,又要精擅各种公文的起草撰写。而露布恰是一种极好的辞章锻炼,兼具记叙、议论、史笔、文采,以此练笔,训练了在严谨的格式规定下,调动广博的历史知识,来描述国家重大军事行动,以张大国威、鞭笞逆

贼;加之露布讲求辞章的高华典雅、议论的宏通正大,可谓锻炼大手笔、选拔词臣的良好手段。

笔者发现,唐宋露布的篇幅有较大差别。唐人封演云:“近代诸露布,大抵皆张皇国威,广谈帝德,动逾数千字。其能体要不烦者鲜云。”^④的确,唐代露布的篇幅一般都在两千字左右,张说的《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》竟超过三千字,洵称宏文巨制。而宋人露布的篇幅就小得多,超过千字的都少,翟汝文的《拟擒获杭州军贼露布》仅区区三百余字。何以篇幅上有那么大的差距?打个不恰当的比方,唐人是“真露布”,有气象;而宋人是“假露布”,乏神采。唐人露布有历史现场感,由于是亲历者,铺陈排比起来,得心应手,纵笔挥洒;而宋人露布是书房里的历史想象,搜肚刮肠,揣摩推测,难以落实到细节。此前,研究者屡称,宋代露布的特征是简洁、要言不烦,其实并非宋人有意为简洁,而是历史现场难以虚构、细节实况不可复制,不得已而为之。故从篇幅上,也能侧面证明唐宋露布应用性的变迁。

前文已言,宋代露布逐渐减弱应用价值,有成为“徒文”的趋势,仅是科举考试诸多文体中的一种。也许有人疑惑,宋人露布是否真的失去其报捷的实际应用性?但从现存宋人文献中,确实找不到一篇有真实应用价值的露布。^⑤说“完全”失去应用性,自是武断;说应用功能日益削弱,则比较客观。此前,包括曾枣庄《宋文通论》里的“露布”一节、陈戍国《中国礼制史》以及多篇学术论文,在谈及宋代露布时,都没有揭橥唐宋间露布的这一重大变化,反而大引《岭南道行营擒刘鋹露布》《升州行营擒李煜露布》,并结合具体历史事实来说明宋人露布的特征、价值和应用。按,这两篇露布的作者实是北宋后期的刘跂,他受知于徽宗,彼时高文典册,多出其手。但请注意,刘跂

① 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五宏辞总类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,第451页。

② 欧阳修:《上英宗进馆阁取士札子》,《欧阳修全集》卷三十四,北京:中华书局2001年版,第530页。

③ 胡宗愈:《请令带职人赴三馆阁供职奏》,《全宋文》,上海、合肥: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,75册,第342页。

④ 封演:《封氏闻见记》卷四,第30页。

⑤ 明人郑真《荜阳外史集》卷三十七有“录永国公灭金露布”条,言南宋史嵩以露布告金亡。此“断烂露布”明时尚存。但郑氏认为“残灰余尽,莫辨伪真”,“未必出永国公之手”。明人就认为真伪莫辨,然而,即便这篇真伪难辨的露布,也没有流传下来。

与潘美平岭南、曹彬破南唐的历史时代相隔甚远,根本不是当事人。而且两篇露布的第一个字都有“拟”,说明刘跂露布乃拟作。而《宋文通论》等恰恰阙“拟”,以至于以讹传讹,议论失去依据。笔者曾考察何以如此多的论著皆犯同样错误,原来这是个已经承袭千年的讹误。《宋文鉴》卷一百五十收录了这两篇露布,已无“拟”字。由于前一篇《玉友传》就是署名刘跂,故而此二篇未再标明作者,这在古籍中也是常有之事。而宋末王应麟编《玉海》,抄录《宋文鉴》,将《岭南道行营擒刘鋹露布》作例证,已让人对作者产生疑惑;明人《文章辨体》卷十九收录《岭南道行营擒刘鋹露布》,径直署名“宋潘美”,更误;清人徐松编《宋会要辑稿》又承宋人之误,而后人续承其误而不查,一千年间,遂一误再误。

由唐入宋,露布由奋发雄壮的奏胜捷报,逐渐变为文人书案上的历史想象。这是露布演进中的一大转折。宋以后露布写作,仍以拟作为主,或为应试,或为练笔,或为游戏。为词科应试的露布,如元人元好问《秦王擒宴建德降王世充露布》、郝经《隋晋王广灭陈禽陈叔宝露布》、张养浩《拟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破黄巢露布》等;锻炼手笔的露布,如明人高启《拟唐平蜀露布》、屠隆《拟岭西大捷露布》、清人施闰章《拟平滇黔露布》等;游戏露布如明人杨慎《戏作破蚊阵露布》,写夏夜大战蚊子报捷,可算想落天外,出人意表^①。因明代“阁试”(翰林院对庶吉士的考试)仍考露布,故而“馆课”中仍不时练习露布。

明清因国力较强,崇尚古礼,露布除文人拟作外,实际应用又有所恢复。盖中国古代为礼法社会,而露布对国家的仪式性意义,诸如显扬国威、整肃军容、激发士气、震慑敌人等,都是显而易见的。《明史》中记载的军礼“奏凯献俘”中,有“大将奏凯仪”,“先期,大都督以露布闻”。在整个仪式中,宣露布为其中一环节,专设“露布案”,“宣

露布位”亦固定,且有专门的“宣露布官”。^②当然,礼法典册上的规定,现实中未必每次都严格执行。清代的康乾盛世,由于疆域广大,军功较隆,为张皇国威,亦偶有露布应用。如平定苗疆,是乾隆帝“十大武功”之一,馆阁词臣纪昀、刘锡嘏、周兴岱皆撰有《平定两金川露布》,炫耀扬功,极一时之盛,可视为露布应用之“压轴戏”。此后露布即不绝如缕。

总体而言,元明清露布,不过是唐宋以来的递相模效,如屋下架屋、床上施床,格局既小,更难有超越。故不细论。

露布独具一格的文学价值

现存露布都是以骈文来写作的,晚明朱荃宰《文通》云:“(露布)皆用俪语,与表文无异。不知其体本然乎?抑源流之不同也。”^③的确,由于较早的露布未能流传下来,让后人考察早期露布的程式和写作上的要求,都失去了依据。

众所周知,骈文本来就是美文,最大特征是骈俪对偶,故而以骈文为露布,其美学价值和文学意义都是很显著的。宋人真德秀给露布立了标准:“露布贵奋发雄壮,少粗无害。不然,则与贺胜捷表无异矣。”^④奋发雄壮四字可谓扼要精到,揭示了露布的基本要求。而做到这一点,没有文学性是无法想象的。由于唐宋露布的数量既多,成就又高,下文就以唐宋露布为例,说明其文学特征、美学价值。^⑤

宋元明清各时期的文章学著作中,多有关于露布文体的写作指南,如宋末王应麟《辞学指南》和元代潘昂霄的《金石例》,都总结了露布写作的格式,称为“露布式”:“尚书兵部……臣某言:臣闻云云。恭惟皇帝陛下云云。臣等云云。臣无任庆快激切屏营之至。谨遣某官奉露布以闻。”^⑥元人陈师曾《文筌》的概括更精当:“(露布)出师胜捷播告之文。一冒头,二颂圣,三声罪,四叙事,五

① 清人游戏露布如《讨蠹鱼露布》。

② 参看张廷玉等《明史》卷五十七,礼十一,北京: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③ 朱荃宰:《文通》,王水照:《历代文话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2744页。

④ 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二〇三《辞学指南》引,王水照:《历代文话》,第1470页。

⑤ 下文所引唐宋露布,一般据《全唐文》(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)、《全宋文》,为省篇幅,不再一一出注。

⑥ 潘昂霄:《金石例》卷九,王水照:《历代文话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1470页。

宣威,六慰喻。”^①简言之,露布先自报家门,说明禀报者;之后是“帽段”,说一通义正辞严的大道理;接着再颂圣,张显皇威;其次声讨,申说逆贼嚣张(这一段类似檄文而简略);再次出师讨贼,详述用兵破贼经过,作为重点;最后宣扬军威,并将胜利归功于圣德,以套话结束。由此可见,露布有严格的文体规范,并不容易撰写。

遍览现存古代露布后,笔者心目中的露布压卷之作,倒不是骆宾王、张说、周必大、吕祖谦等唐宋大手笔,而是唐代名不见经传的樊衡^②的《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》和《河西破蕃贼露布》。当然,品评高下原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事。但樊衡的这两篇露布,确乎雅洁精整,叙写高妙,既具慷慨奋发之气势,又有俊丽雄伟之辞藻,不愧上乘之作。

从文学、美学的角度研究露布,首先是形式上具有整饬对称的建筑美、语言上具有典雅藻饰的瑰丽美。露布形式极为整饬,尤多排比句,甚至多长句铺排,裁对工整,以收奋发雄壮、气势夺人之效。露布对于语言的要求亦极高,非文辞斐然、流光溢彩,不足以传诸后世。而且,露布一般都讲究气盛词壮,声威震慑,英气、喜气逼人,容易令人产生阅读欣赏的愉悦诉求。笔者曾尝试高声诵读过数篇露布,皆词义贞刚,典雅富赡,铿锵有力,琅琅上口,让诵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历史语境,飘飘然生出一种基于国家强盛、军威远震而带来的欣忭之感。故露布不但有形式美、辞藻美,亦有铿锵蕴藉的音乐美。《四六法海》卷九云:“读姚州露布二篇,如入五都之市,令人目不给赏。”^③指的是骆宾王《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等露布》《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露布》。这两篇辞采瑰伟,气机流走,响亮字多,掷地作金石声,读来特别酣畅淋漓。如《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等露布》里的颂圣一段:“登翠妣以握图,宪紫微而正象。玄功不宰,混太始以凝神;至道无为,佇华胥而得梦。阐文教以清中夏,崇武功以制九夷。环海十洲,通波太液之水;邓林万里,交影甘泉之树。”本是官样套话,但由于形

制高华、词采雅茂,读来不同凡响,可谓俗套不俗。又如叙写决战一段:

臣率某等横玉弩以高临,搃金钲而直进。玄云结阵,影密西郊;赤茎挥锋,气冲南斗。飞尘埃而布地,白日为之昼昏;积氛褭以稽天,沧溟为之晦色。兵交刃接,鸟散鱼惊,自卯及申,追奔逐北。斩首千余级,转战三十里。激流膏而为泉,似变苌弘之血;委乱骸而挤壑,若泛鼈灵之尸。

大决战直杀得天昏地暗,红日无光,读之如亲临战阵。激战之惨烈,鲜血染红河流;死伤之众多,几如河中鱼虾。之所以富于艺术感染力,就在于形式的整饬,恰到好处;兼之语言上辞采焕发,譬喻绝妙,可谓增一字则费、减一字则阙。清人孙梅认为好的露布要“汪洋恣肆,不可方物。若能资彼奇情,助兹壮采,岂不足张吾三军,加人一等乎?”^④揆诸骆宾王的露布,完全符合这一标准。

其次,露布最有文学价值的部分,在详述出师讨贼、用兵破贼经过一节。这不但是露布的核心内容,具有实质意义;也是最能吸引人、打动人,乃至感动人的地方。以文体功能论,这部分主要是叙事。举凡主帅用兵之谋略、行军布阵之安排、逆贼气焰之嚣张、交锋对垒之残酷、破贼擒王之艰苦、乘间偷袭之隐蔽、乘胜追击之气势,头绪繁多,剪裁不易。而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露布,都是在这部分出彩。徐徐叙来,条理明晰,详略得当,波澜蔚起,令人身临其境,如历战阵般亲切有味。一篇露布所叙,往往是一次大的战役,里面通常包含大小战斗若干,历时持久,过程复杂,如果平铺直叙,则无精彩可言;而好的露布却能择要而叙、奇峰突起,抓住大战中的关键环节,开阖波澜,重点渲染。樊衡的《河西破蕃贼露布》叙用兵破贼一段,错综用笔,跌宕起伏,极见精彩。先写主帅用兵布阵之谋略安排,再表明这是正义之师对贼寇的训惩,之后就进入正式对垒阶段。两军于季冬

① 王水照:《历代文话》,第1271页。

② 樊衡是盛唐时人。诗人崔颢有《荐樊衡书》,称其“才能绝伦”,“有雄胆大略”。

③ 王志坚:《四六法海》卷九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1394册,第624页。

④ 孙梅:《四六丛话》卷二十四,第454页。

月十二日第一次交锋:

左右横集,而兵气初锐,马逸不止,弓矢三注而连发,长剑四按而无前。初颓废与苟在,终蹂践而皆尽。谁为其后,徒言魂魄归天;不报国恩,翻闻肝脑涂地。则向之为寇,今已歼焉。

将士奋勇当先,誓报国恩而不惜命,首获大捷。十六日二阵,因战略战术安排得当,又获胜利。正在兴高采烈之际,突起波澜,敌虏救兵潜伏到来,“在山满山,在谷满谷,顾盼之际,合围数重”,局势万分紧急。兵法云,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于是一场背水恶战拉开帷幕。好在“谋夫一心,战士倍力”,唐军同仇敌忾,不畏强敌,更采用夜半突袭的妙策,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:“候暴夜之时,望归路而突之。其初也,衔枚屏气,鬼神无声;既出则奋臂大呼,天地摇动”。唐军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乘胜追击:“且战且行,一千余里,马无齧草之所,人无怀饮之地。共食冰雪,传飧糗粮。犹能夜盗虏之召,使自攻杀;朝拔虏之帜,争为致师。”凡七八日间,大小三百余阵,真可谓是惊心动魄,历尽艰辛。至此犹未完结,拉锯战继续进行。唐军孤军深入,敌寇又断唐军后路,唐军再驰救兵,往来杀伐,历经多个回合,唐军终获完胜。作者总结道:

且李陵之兵尽矢穷,继为之虏;秦人之劳师袭远,再败其师,未有如今之深入能胜归者。……季冬之月,天地严凝,费孤军十月之粮,入绝域重阻之地,横跳千里,连鼓数军,讨而复擒,归而复袭,一日三捷,震天声而凯旋。

真是艰苦卓绝,取得胜利,确乎难能可贵。露布切忌写成“战后总结”,平平如流水账。而这篇露布的叙事就极其精彩,整个战役的来龙去脉,尤其是几次重要战斗,战中套战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勾人心魄,犹如情节紧张曲折又“具体而微”的长篇巨制,非大手笔不办。史书中恐难找到如此精彩绝伦的战争描写。

再次,形式、文辞、叙事皆优,已是第一流的露布,但若悬以更高标准,则要以情动人,打动心灵。光是歌功颂德,平铺直叙,显然是苍白无力的。有时光有一幅腔调,一股气势,整体上感觉不错,但

总觉得缺少点内在的东西。这个内在的东西,就是露布的“风神”,要笔端带有感情地叙写,才能让文章形神兼备。唐德宗时,于公异撰写了《李晟收复西京露布》(又称《破朱泚露布》)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载:“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,至臣已‘肃清官禁,祇谒寝园,钟彦不移,庙貌如故’,感涕失声,左右六军皆呜咽。”^①德宗时,国家已是内忧外患,建中年间又发生泾原之变,德宗仓皇出奔,国事几乎不可收拾。李晟是唐朝名将,他挽狂澜于既倒,大破朱泚叛军,收复长安,成为大唐中兴的功臣。差点做了亡国之君的德宗看到胜利的露布,失声痛哭,也是感同身受,有切肤之痛,情使之然。对于逆首朱泚,露布怒斥为“包藏谋逆,参会凶德,侵氛其气,豺虎其心。背先皇亭育之恩,伤陛下玄默之化。汉之莽卓,未有如此之大者也”。对于德宗,露布曲为宽慰,“或者上天之意,申儆于巨唐;中兴之期,光启于陛下。不然,何王师奋发,势无驻于建瓴;丑类抢攘,功有轻于折蕤”。大约这是上天对大唐的惩戒吧,陛下是中兴之主,大唐犹有厚望。言来极为得体。清人孙梅称赞:“敷陈事实,妙极情文,著语不多,九重动色,可为师法耳。”^②写作露布的于公异,吴人,建中二年进士,是李晟诏讨府的掌书记。他追随名将李晟,一路破贼,鞍马艰辛,深悉破贼平叛的实况,故而露布写来,笔端带有真挚的感情,绝非平庸的歌功颂德式的官样文章可比。于公异因这一篇露布,遂留名历史。

与唐人露布相比,宋人露布的特征是严守体制,精于技法,善于裁对用典,但格局小、虚笔多、套话多。最重要的问题,是缺乏历史鲜活感。故而宋代露布的文学、美学价值已不如唐代,文辞、风格等,都与唐代有异。存在差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宋代是“拟作”,近乎游戏。这也无法苛责宋人。让没有经历过行军打仗的文人,撰写军旅之事,除了向书本讨生活之外,别无他法。然而,又不得不佩服宋人,纵然无真实经历,却能把想像之词装扮得中规中矩,甚至有以假乱真之妙,以至于蒙蔽了不少后人,认为宋代露布如《岭南道行营

① 李肇:《唐国史补》卷上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,第26页。

② 孙梅:《四六丛话》卷二十四,第454页。

擒刘鋹露布》《升州行营擒李煜露布》等,仍是真实应用,这又是宋人的不可及处。

正因为是文人书房里的历史想象,故而宋人的露布更精整凝练,专注于裁对的整齐对称,隶事用典的含蓄典雅,研讨的日益细密精微。如吕祖谦《晋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破苻坚露布》写谢玄破苻坚云:“时惟谢玄,功冠诸帅,以八千之嫖悍,剪百万之腥膻。苻坚流落草莱,间关险阻。伤既深于流矢,食不厌于壶飧。颠蹶穷途,过项藉乌江之窘;零丁匹马,犹本初官渡之归。”形容苻坚失败后受伤,落荒而逃,凄惨狼狈,句式精整之至;而用项羽、袁绍的典故,亦极熨贴恰当。又如洪适《唐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破突厥露布》之结尾:“此盖上穹助顺,列圣储休,成兹不世之功,允谓非常之庆。坐明堂而献寿,行持万岁之觞;作彝器以铭功,永纪一人之烈。”用整饬对称的句式,把颂圣的意思表达得正大光明,轰轰烈烈。唐士耻《拟河北宣抚使平贝州露布》有句云:“国家大业无疆,重明四叶。书同文,车同轨,恩波匝雨露之滋;仁也柔,义也刚,政理若日星之照。”裁对之工、声律之严,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

宋人已有对露布写作技法上的思考、提炼和总结,如吕祖谦云:“头四句后再用两句散语,须便用两事。如蛮夷则用前代伐蛮夷之事,盗贼则用前代僭乱之事。”^①关于格式、句法、用典等,指示详切,非常具有可操作性。正因为有理论技法上的讲求,故而创作才能有法可依。宋代露布还有的题材相同,如吕祖谦、洪适皆有《晋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破苻坚露布》^②和《拟唐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破突厥露布》,因是当时词科出的试题,故而两人都有拟作。

露布的美学风格,以“壮美”为上,不宜趋于“优美”。因为追求张皇威武、忠义奋发,所以要刚健、气盛、词壮。最上者,挟天风海雨之势,达摧枯拉朽之效。清人孙梅对此认识很精到:“若达心而懦,无乃失辞;即美秀而文,犹为不称。必其胸藏武库,抵十万之甲兵;律中奇音,振五声之金

石。”^③露布“软”了不行,阴柔之美更不称。最好胸中就有一座辞藻的武器库,刀枪剑戟,运用裕如;斧钺钩叉,安排得当。露布的目的是宣扬军威,基调是雄壮高昂,故而语言、叙事、情感等都要显出豪放、壮美的美学意味,方为得体。

总之,露布文体具有建筑美、辞藻美、音乐美,其中叙写战争环节,为核心内容,立一篇之警策。在古代文学、历史著述中,少有能将战争描述得如露布那样故事曲折、文采瑰伟、气势雄健的。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,是因为提供了比史书更鲜活、更意味的历史现场;而露布中的战争描述,也比史书中的战争更绘影绘形、奋发雄壮,有历史现场感,令人身临其境,故能打动人、激励人、感动人。当然,露布为表功、邀功,有时虚张声势,夸大其词,带有一定的虚构成分,这也让露布记述的战争区别于史书,而更贴近文学,天然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。要之,在文学史上,露布描述战争的价值和意义独具一格,无可替代,堪称战争文学中的奇葩。

余 论

宋以前撰写露布者,有随军文官、主帅的机要秘书等,如观察使或节度使的掌书记。唐代大手笔张说的露布就是在任武攸宜幕府掌书记时所作。有时,主帅为了打胜仗之后有一篇高华典雅的露布,甚至特意带上才华的文人随军,专司战后露布的撰写。正如清人顾沂《亲征葛尔旦大捷凯歌》之七云:“文学诸臣载后车,枚皋捷笔胜相如。忽闻夜报擒渠帅,磨盾飞挥露布书。”^④可谓实录。宋以后撰写露布的,多为词科应试者和以露布练笔者。

露布又有“正体”“变体”。正体指符合露布体制功能的规范之作;而变体,则指在体式、体裁等方面有所变化突破。前文提到,南朝释宝林的《破魔露布文》,将露布应用于护法御侮、弘道明教,就属于“变体”,有游戏之意。按,这里的“魔”,乃特指佛教中的“魔”,魔王窃神器,是邪恶

① 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二〇三《辞学指南》引,王水照:《历代文话》,第988页。

② 吕祖谦此文在宋代总集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卷九十一中题为王安石之作,实误。

③ 孙梅:《四六丛话》卷二十四,第455页。

④ 顾沂:《凤池园诗文集》诗集卷七,清康熙刻本。

之师,故而佛祖率众扫荡魔军。文章讲说佛法,“虚陈诡异”,使用佛典亦多,风格则恢张奇伟,阐耀威灵。将此文与唐代露布相比,结构体式颇类似,恰可作为南北朝时露布文体定型的重要旁证。这从侧面说明,南北朝时的露布已经脍炙人口,故而佛教徒想到利用露布来传法明教。后来的佛教露布还有《平心露布文》等。

清人袁枚云:“露布非专为武功设也。后世以武功为夸耀,遂专以露布为奏凯之文。”^①官方军事上的露布,专为报捷。但民间一直也在使用露布,与汉魏时的用法类似,取广而告之之意,非独立文体。一直到民国时期,街头巷尾的告示、广告,报刊上的启事等,常常径称为“露布”。如民国报刊上常有“本刊露布”、“编辑室露布”、“谜语露布”、“悬赏征文露布”等。笔者藏有一张20世纪20年代,京剧名伶在天津演出的大幅招贴广告,标题上竟然也标明“露布”,可知露布在民间和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广泛。但民间广而告之的露布与本文所论官方的报捷露

布,并不是一回事。故点到为止,不再细论。此外,关于露布起源,宋人赵令畴之《侯鯖录》曾引汉代纬书《春秋佐助期》之“武露布,文露沉”,以气象露水之不同状态,强为曲解,令人如坠五里雾中,不得要领。实则露布文体与谶纬之瑞应、占验毫无关联。古人穿凿附会,一至于此。

最后,以清人方濬颐的新乐府《飞露布》一首作结:

飞露布,表战功,如荼如火尺幅中,字向纸上光熊熊。国家军兴将一纪,纷然屯聚众蠱螳。捷书到今不知数,乘除试覓算博士。拍手齐呼烂羊头,沙虫凄楚猿鹤羞。何时灵台偕偃伯,铙歌一片催骅骝。^②

露布恰如纸上的烈火,熊熊燃烧,催人奋进。露布佳作,尺幅之中,能见出万里的磅礴气势。它虽然只是用来表叙战功、宣扬军威,但大而言之,为古代国家、民族和人民树立军事的自信和分享胜利的喜悦。小而言之,也为文人锻炼手笔、发思古之幽情,提供了良好的习作机会。

On the Literary Style of “*Lubu*”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Literary Value

Gu Shuguang

(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,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, Beijing 100872, China)

Abstract: As the previous study on the literary style of *lubu* (露布) has failed to clarify its evolution and change, some of which have even caused misunderstandings,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systematic study of *lubu* as a literary style with accuracy, so as to identify its sources and correct the previous false conclusions. The focus is on the literary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*lubu*. The word “*lubu*” came into being during the Han Dynasty, yet it was not used to refer to a literary style at that time.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, the usage of *lubu* was mixed up with *xiwen* (檄文, official summon to arms).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, *lubu* became a separate literary style, used exclusively to refer to a report of victory.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, “announcing the *lubu*” became a military salute.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, *lubu* underwent a turning point as it witnessed the gradual weakening of its characteristics in application. The existing *lubu* used by the people of the Song Dynasty are mostly answering papers and preparation exercises for the *Cike* Imperial Examination (词科). After the Song Dynasty, *lubu* was mainly used for imitating others' works or writing styles. The appl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*lubu*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ancient etiquette. *Lubu* was usually written in a form of parallel prose called *pianwen* (骈文) and had high literary value, displaying a symmetric beauty due to the parallelism of its form, a linguistic beauty due to its magnificent rhetoric and a rhythmic beauty due to its catchy phrases. As its description of wars was more vivid and imposing than that in historical records, *lubu* brings back the historic scenes before people's eyes. *Lubu* can be considered as a wonderful treasure in ancient war literature.

Key words: *lubu* (露布), literary style, report of victory, application, literature

(责任编辑 郑园)

① 袁枚:《随园随笔》卷十七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148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310页。

② 方濬颐:《二知轩诗钞》卷七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1555册,第516页。